

【台湾】诸葛青云
武侠小说大系

一剑光寒十四州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劍光寒十四州

〔湘〕新登字 002 号

一剑光寒十四州

诸葛青云 著

责任编辑：王 雨 马小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625 插页：4

字数：40.8 千字 印数：20001—25000

ISBN7—5404—1107—4

I·889 全套〈上下〉定价：23.00 元

厂址：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410145

细将风教入章回

诸葛云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癖，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相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郎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舔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滴落，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换言之，这种“消耗心力，娱乐

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

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迹，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粲!!!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目 录

第一章	万里探盟兄 初更来恶寇	祝寿翻成催命鬼 衔悲长作护孤人	 (1)
第二章	明月朗天山 精芒腾异彩	对弈枰前论世劫 寻幽壑底得神兵	 (30)
第三章	美酒蕴阴谋 青衫藏剧毒	隔舫飞觥援侠士 凭空弹指制凶人	 (68)
第四章	诡计太重重 苍天真瞋瞋	示好何能宽一死 横刀我欲荡群魔	 (99)
第五章	瞥眼识奇珍 惊心囚古墓	铁杖双挥逢大敌 桐棺六尺现人魔	 (133)
第六章	痴心想佳人 枫岭积翠峰	昔年一别太匆匆 千里神驹传音讯	 (159)
第七章	幽谷现奇僧 魔巢惊巨变	铁掌三挥飞石雨 神龙一怒绝金兰	 (188)
第八章	吐语折玄龟 低头消夙孽	铁胆书生抒诡论 毒心恶寇逞凶锋	 (226)
第九章	堂上集群英 筵前来侠女	舌剑唇枪先起衅 眼波眉语倍销魂	 (263)

第 十 章	一剑斗凶人 粉身遭恶报	伏魔环破飞雷鏊 七煞掌拼般若功	 (298)
第十一章	南海惊问讯 西域传警报	少年英侠遭劫难 妙法神尼莅中原	 (325)
第十二章	金龙传佳话 怪侠施妙计	宇内三奇斗四佛 排难解纷了恩仇	 (354)
第十三章	侠女赠灵药 老魔出江湖	强仇释怨成莫逆 岱顶寻凶救侠友	 (377)
第十四章	荒坟戏老怪 幽谷寻真经	峰头中计斗人妖 洞中掘壁得灵丹	 (413)
第十五章	苗疆野人山 鬼愁断魂涧	三奇二佛遭暗算 鸠面神婆显神功	 (446)
第十六章	双侠历奇险 二凶迎妖妇	绝壑求经九死生 筵前惊变受小惩	 (474)
第十七章	泰山订约会 幽壑参奇书	盖世魔头集岱宗 绝代小侠展神威	 (496)
第十八章	四外绽梅花 群魔皆伏首	满堂花醉三千客 一剑光寒十四州	 (523)

第一章 万里探盟兄 祝寿翻成催命鬼 初更来恶寇 衔悲长作护孤人

“寒枝病叶，惊定痴魂结，小管吹香愁叠叠，写遍残山剩水，都是春风杜鹃血！自离别，清游更消歇，忍重唱旧明月，怕伤心，又惹啼莺说，十里平山，梦中曾去，惟有桃花似雪。”

不对了，桃花是红的，雪是白的，桃花怎能似雪呢？我们只听说过六月飞霜，却没有听说过天降红雪！

但是，这十里桃林，一望无际，重绯叠彩，锦浪红霞，要是在莺老蝶忙的暮春时节，一片花飞，风飘万点！雪，果然是最好的形容词。至于“红”“白”颜色上的差别，却不足为害！因为茫茫浊世，善恶是非，都不易分辨得明明白白，何足计此？

阳春烟景，桃李争妍，想像中这里定然是一处世外桃源，人间乐土！哪知大谬不然，就在这片桃林之中，即将导出一出人间惨剧，酿成武林中一场极大的浩劫奇灾，也因此而造成几位代表古中国侠士高风霁月襟怀的男女少年英杰。

这片桃林，地在甘肃兰州丰盛堡左近，正值开花时节，香光十里，映着欲坠未坠的斜阳，景色越发艳绝！突然，桃林之外响起马蹄急骤之声，到得林口，戛然而止，一个清朗的口音说道：“五载不来，桃花依旧！过此桃林不远，便是大哥的庄院，看西山衔日，寿宴想尚未开，我万里奔波，幸喜不曾误了吉日！”自言自语声中，马蹄“的答”，人已走入林内。

这是个三十二三的英俊书生，跨下一匹全身墨黑，四蹄却似雪

一般白的“乌云盖雪”的神骏宝马！那书生剑眉入鬓，两眼神光奕奕，端坐马背之上，顾盼生姿，但青衫下摆和鞍傍的剑囊琴袋之上，却沾满风尘，一望而知，经过了长途奔波劳顿！

书生自入林内，似为满眼缤纷的花光所醉，策马缓行，四眺林中景色。突然口中“咦”的一声，右手挥处，一道白光电射而出！原来前侧十余步外，一株桃树的横枝之上，有一乡农打扮之人，正欲悬索自尽。头刚伸入环内，两足悬空，白光已到，绳索立断，那人“哎哟”一声，摔在地上。

书生下马走过，将那乡农扶起，问他何故轻生？那乡农摇头叹息道：“一过这片桃林，有座吕家庄，庄主吕怀民，今天是他五十整寿。小人姓朱，家住关中，昔年受过吕庄主大恩，无以为报，故而变卖了十几亩田地，买来一匣上好人参，特地赶来为吕庄主上寿，一表微忱！不想已然快到地头，竟被人强将寿礼抢去，枉自跋涉长途，吕庄主深恩难报，一时气愤，短见轻生，多蒙先生相救！”

书生听这朱姓乡农讲完，剑眉双挑，朗声说道：“我吕大哥‘梅花剑法’威震江湖，我就不相信在他隐居所在左近，竟有这等不开眼的强人，你那匣寿礼是在何处被劫？”

朱姓乡农说道：“就在西面桃林口外，被一个蒙面黑衣之人所劫。”

书生点头说道：“我吕大哥行走江湖，救人无算，从不望报！你自远道赶来拜寿，有此心意，我吕大哥必然高兴，寿礼有无，根本不必挂怀。但此人竟敢在此附近抢劫，却必须加以惩戒，顺便把你被劫寿礼夺回。你可照旧前往，彼此在吕家庄见面便了。”

朱姓乡农千恩万谢，书生含笑摆手，飘身上马，缰绳一领，便往西面缓缓跑去。

这片桃林约有七八里方圆，书生救那乡农之处，是在靠东头，距离西面林口，路尚不近，等书生马到林口，果然林外暴起一声嘶喝，闪出一个身材瘦小的黑衣蒙面之人，手持明晃晃的一柄厚背鬼

头刀，拦住去路，一言不发。

书生见状，勒马停蹄，笑吟吟地问道：“在下琴剑一肩，身无长物，壮士横刀拦路，意欲何为？”

蒙面人把鬼头刀当胸一横，上下打量书生几眼，哑声说道：“酸丁不必多言，把你坐骑留下，饶你一条活命！”

书生仰面朗声长笑，声若龙吟！笑声之中，人如疾电飘风一般从马背上飘到蒙面人身前，左手三指撮住鬼头刀脊，右掌微推，一股劲疾的掌风，劈空击去！

蒙面人见这书生身法动作快如电光石火，兵刃被敌人撮住，一抽竟未抽动，劲疾的掌风又到胸前，吓得怪叫一声，双足点处，竟从书生掌风之下倒纵而出。但身形仍为劈空劲气带动，落地之时，站立不稳，连着往后踉跄了好几步，才抱头鼠窜而去。书生虽然觉得这蒙面人轻功不弱，似乎与他的武艺不相配合，但也未深思，只看了看手上夺来的厚背鬼头刀，微微一晒，将刀掷去。

走到蒙面人闪出之处，四面一看，果然在一株桃树的枝桠之间，发现一个用重重白绫包裹的长方形锦匣。这一耽延，红日西沉，暮色已起，书生要在自己大哥开筵宴客之前赶到拜寿，遂翻身上马，档中微一用力，那匹“乌云盖雪”的宝马双耳一竖，“聿……”的一声长嘶，就在这桃林之间急驰起来，龙驹的威势毕竟不凡，人马过处，惊风所及，摇落一林缤纷花雨！

吕家庄建在桃林过去的三四里之处，庄舍不大，也建筑得朴实无华，并极其整齐洁净，今天虽然是庄主吕怀民的五十整寿，却也不过在庄门正中一座较为高大的瓦房门上，悬着两盏红灯，略资点缀！

书生马到庄门，他是庄主盟弟，虽不常来，但庄内人多素识，自有庄丁将马接过，书生一问厅上寿宴已开，连鞍上琴剑均未取下，仅仅拿着自蒙面人手中夺回的白绫所裹的锦匣，走向厅内。

这时厅内寿烛高烧，庄主人也就是寿星吕怀民，正陪着八九位

远来的宾客刚刚入席。一眼瞥见书生，吕怀民急忙下座相迎，满面堆欢说道：“二弟，你这算何苦？迢迢万里，竟从关外赶来！但愚兄今年生辰，与往昔不同，你来了也好，来来来，我先为你引见。”

随即手挽书生，一同入席，向其他宾客含笑说道：“我来为各位引见一位高人，这就是我结盟义弟慕容刚，长在关外白山黑水一带行侠，人送美号‘铁胆书生长白狂客’。”这“铁胆书生”四字，在江湖之中名头甚大，吕怀民话一讲完，席上诸人多面带惊佩之色，一一向这慕容刚道致景仰之意。慕容刚也含笑一周旋，问知这干宾客，多是秦陇一带武林中的有数人物，寒暄既毕，彼此就坐，吕怀民笑向慕容刚道：“你大嫂这几日恰巧卧病在床，不能起坐，故未出来。贤弟代我敬各位三杯，愚兄去往内宅取件物事。”

不到片刻，吕怀民取来一柄带鞘长剑，入席以后，酒过三巡，吕怀民肃然起立，手捧长剑，向众人言道：“此剑虽非截金断玉的前古神物，也是百炼精钢所铸。怀民昔年仗此济救民物，幸保声名不坠！但四十以后，厌倦江湖，才于八年之前迁来此地隐居，立意不再涉足武林恩怨！连小儿崇文，年已八龄，我也从未教过他一招半式。今日恰届怀民知命之年，当着诸位新交旧识，我要比江湖中封剑归隐之举更进一层，毁去昔年成名之物，以示决心，从此绝口不谈武事！”说罢，“呛啷”一声，长剑出鞘，交在左手，右手猛运“铁指神功”，食、中、无名三指一齐弹在剑脊之上，一阵龙吟过处，把一口昔年威震江湖的百炼精钢震成三段废铁，跌落在地！

这种封剑归隐、退出江湖之事，例有规戒，不能加以阻挡。但自毁成名兵刃，在武林之中尚属罕见！席间诸人均不免面带惊异之色！

“铁胆书生”慕容刚更为暗诧，自己这位盟兄刚傲一世，从不服人，怎的自迁居此地以来，竟变得如此消沉？他正在思忖之间，庄门守仆手持一封大红柬帖，呈交庄主，说是有一彪形大汉快马送来，丢下柬帖就走，未留一语。

吕怀民见封面并无字迹，微微皱眉，拆开抽出柬帖一看，柬上写着一行狂草，依稀可以辨出是：“四灵寨玄龟堂香主、‘单掌开碑’胡震武，今夜初更拜寿”等字。

四座宾客，除却“铁胆书生”慕容刚之外，一见“四灵寨”三字，俱已面面相觑，神色大变！

吕怀民目蕴精光，微微一扫，把那柬帖揣入怀中，起立举杯，向众人“哈哈”大笑道：“这位胡香主昔年与怀民有点过节，不想单在今日找场。他这柬帖若能提早片刻，在怀民毁剑之前送来，我倒愿以一手自创的‘梅花剑法’，会会这位旧相识的开碑掌力，让诸位看场热闹。但怀民既已当众声明，从此不谈武事，则胡香主今夜来时，我引颈就戮便是！四灵寨近几年崛起江湖，网罗无数奇才异能，声势极众，帮中除‘天香玉凤’之外，无一不是心狠手毒之人。寻仇之时，更极残酷，若无绝对胜算，决不出手。诸位高朋远来情盛，但犯不上蹚这种凶杀浑水，吕怀民今夜大概无幸，尚须将家中各事略微安排，就此送客……”

话犹未了，“铁胆书生”慕容刚拍案起立，怒声说道：“大哥！你昔年以三十六路‘梅花剑术’，管尽天下不平之事的雄风安在？虽然今日你已当众毁剑，不谈武学，但慕容刚既然在此，就仗我掌中长剑和囊内飞刀，以及这颗大好头颅，也要保得大哥全家无事！”

吕怀民“哈哈”大笑，声震屋瓦，双目精光四射，轻拍“铁胆书生”的肩头说道：“慕容二弟，你我过命的交情又当别论！等我送走各位高朋，再与你从长计议！”

众宾客一听主人话中有话，本来四灵寨作风太狠，声威太大，犯不着蹚此浑水，乐得趁此抽身，一个个装作不懂，稍微安慰主人几句，便由吕怀民送至庄外，各自散去。

盟兄弟再入大厅，吕怀民吩咐家人撤去宴席，重新端整几色可口的酒菜，与“铁胆书生”慕容刚相互对饮。

“铁胆书生”慕容刚见盟兄眉宇之间深有忧色，忍不住举杯问

道：“小弟久居关外，少到中原，虽然耳边近年听说过兴起了个四灵寨，但不知其详，大哥今日何以如此消沉？与那‘单掌开碑’胡震武，又是怎么结下梁子的呢？”

吕怀民神色凝重，庄容答道：“武林之中，原以北天山静宁真人，南海妙法神尼，及贤弟的师伯北岳恒山的无忧头陀，僧道尼等三位高人，功参造化，为群流表率！但这三位十年以来业已不问世事，各在云山潜心参究吐纳导引等武家极上乘的性命交修之道。江湖之中顾忌渐少，魑魅横行，遂出了几个极其厉害的魔头，尤其以‘玄龟羽士’宋三清，‘双首神龙’裴伯羽，‘毒心玉麟’傅君平，为其中巨擘，并另外邀约了一位巾幗奇人‘天香玉凤’严凝素等一共四人，论年叙齿，以龟龙麟凤四字，成立了四灵寨，‘玄龟’‘金龙’‘玉麟’‘天凤’四堂之中，各有一十二位武功卓绝之人担任香主。所以不几年间，声威业已压倒各门各派！至于那‘单掌开碑’胡震武与我结仇之事，是因其弟胡雄昔年占据蒙山为寇，在一次劫财之后，又惨杀了我故人子媳，我才单人问罪，将胡雄斩在梅花剑下！胡震武欲为其弟报仇，下书约战，此贼武功确实不弱，我竭尽平生所学，苦斗将近半日，胜他一剑，从此成仇！后来闻他发愤图强，练成绝艺，投入四灵寨玄龟堂下，我越发知道是个不了之局！何况你大嫂近来多病，人入暮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已不想再在剑底刀头一争雄长，所以方才所请宾客之中，就故意邀有与四灵寨暗通声气之人，当筵毁剑，希望借此江湖规戒，了断恩仇，清享余年的天伦之乐！不想数定难移，当筵帖到，虽然贤弟艺业惊人，甘于舍命相助，但胡震武善者不来，四灵寨声势太大，看来这甘肃兰州，竟是我吕怀民归源结果之地！”

“铁胆书生”慕容刚听得眉蕴杀气，目射精光，将杯中酒一倾而尽，向吕怀民说道：“胡雄惨杀抢掠，斩者无亏！那‘单掌开碑’胡震武竟仍一再寻仇，简直恬不知耻！你我兄弟对‘生死’二字，自然无足萦怀，但大嫂及侄儿却必须妥为安置，不管四灵寨贼势多强，大

哥既已毁剑，就请高烧寿烛，饮酒厅前，看小弟我独战群贼，为大哥下酒！不到慕容刚在庭前溅血，阶下横尸，贼子们想动大哥毫发，那叫妄想！”

吕怀民看自己拜弟义气干云，不由也激起当年豪兴，仰面朝天，纵声发笑，反手从几下抽出一柄长剑，向“铁胆书生”笑道：“贤弟只见我当筵毁剑，恐怕料不到我昔年成名之物仍然在此！贼子们既然逼人过甚，索性大家不顾江湖规戒，筵前既能毁剑，筵后难道就不能开刀？今夜索性你我弟兄双剑连环，杀他一个落花流水再说！至于你大嫂所患，乃是心头怔忡之疾，受不得丝毫惊吓，这等凶险之事还是不必告她，胡震武柬上既说初更来拜，此时本庄四外必已安上桩卡，你侄儿崇文若送出庄去，无异送死！故而也只好藏在我老仆家中，以防万一！”

说罢叫过身边须发皆白的老仆说道：“吕诚！你跟我多年，甚事均不瞒你，方才我与慕容二爷所说，你想必听见，烦速将崇文带往你家隐藏，并约束众人，今夜不论发生何事，不准惊慌喊叫及妄自出来观看，免得平白送死！”

吕诚“喏喏”连声，领命自去。吕怀民与慕容刚二人，此时心情均已放开，就在厅中开怀畅饮。

“铁胆书生”慕容刚因见离胡震武订约之时已不在远，遂命侍立的家人把自己的长剑取来，即行各自安歇，此间已不需人伺候。

又过片刻，慕容刚目光一瞬，忽然瞥见那边桌上所放、自己从桃林中蒙面人手内夺回的白绫所裹锦匣，为博大哥高兴，起身取过，递与吕怀民道：“大哥，这一位姓朱的乡农打扮之人，说是昔年受你深恩，特地变卖田地，买了这匣上好人参，自关中赶来上寿，走到前路桃林之中，被人劫去，竟欲自尽！小弟巧遇救下，并自一个蒙面黑衣人手中将此物夺回，但那朱姓乡农说是前来拜寿，何以不见此人呢？”

吕怀民顺手解开白绫，说道：“你我弟兄行道江湖，原本为的是

管些法外不平，济救民物，所遇辄已淡忘，这朱姓之人委实想他不起！但自愚兄迁来此地，周围百里之内均称平静，何以桃林之内突有强人，倒是奇事！”

那白绫共裹三层，内中是具颇为精致的青灰色长方铁匣，吕怀民持在手内，刚要开匣，“铁胆书生”慕容刚念头忽然一转，“别开”二字还未出口，吕怀民业已把那铁匣打开。

匣中哪里是什么上好人参，原来是大半匣石灰，当中腌着一只干瘪的人耳！

慕容刚此时业已悟出其中有诈，原来恐怕匣中藏有什么机括暗箭之类，今见只是半匣石灰，一只人耳，心头倒也略放，但兀自思索不出，送匣之人何必装扮被劫，来假手自己转送？

吕怀民揭开匣盖，目注人耳，略作沉思，突然全身微一颤抖，面色剧变！慌忙置匣几上，一伸手揭起匣中人耳，人耳之下压着一小卷薄纸条，吕怀民匆忙打开一看，仰天长叹道：“果然是他！匣上涂有剧毒，想不到祸变迭来，我吕怀民竟丧命在……”

一语未完，全身一软，竟自倒在椅上！

“铁胆书生”慕容刚双耳“嗡”的一声，眼前发黑，肝胆皆裂！急忙起身一看盟兄，可怜一个盖世英雄，就这刹那之间，业已魂归地府！

慕容刚见自己一时大意，万里远来，无异为虎作伥，竟成了盟兄的催命之人，悔恨惭愧得无地自容，胸头的血直向上涌，猛地仰面一声悲号，举起右掌，便欲往自己的天灵击去！

掌还未落，猛又机伶伶的一个寒颤，暗骂慕容刚你真正该死！此时已然快到初更，倘再自尽殉兄，那“单掌开碑”胡震武一到，大哥的遗孀独子无人保护，岂不任其宰割？纵然要引咎自裁，也应过了今夜再说。

想到此处，把桌上一杯剩酒一饮而尽，略定心神，再行细察吕怀民心头鼻息，确已去世，不由暗自心惊，这是何种毒物？沾肤就能

致人死命！

那盛石灰人耳的铁匣，慕容刚已不敢再碰，见吕怀民方才看过的纸条掉在桌旁，遂以桌上银筷挟起一看，纸上写着四句似诗非诗、似偈非偈的话道：“昔削我耳，今赠尔匣，上涂剧毒，聊作奠物。”

下署“九华山千毒人魔西门豹启”。

“千毒人魔”对慕容刚倒不陌生，知道这是一个专门擅用各种毒药，并有易容之术的皖南巨盗！看这纸上口气，“千毒人魔”当年曾被吕怀民削下一耳，今天才设计报仇，但可惊复可恨的是，贼子计虑竟然如此周密，从何处探知自己万里远来拜寿，弄得自己也蒙上一个间接毒害盟兄、百死难赎其辜的冤枉罪过！

就在他这转念之间，手上银筷半截已成乌黑！慕容刚知道果如自己所料，这纸上也有剧毒！恐怕少时自己万一战死，吕氏家人不慎再触，多添枉死人命，遂扯过桌单，把纸条铁匣以及外裹白绫，一齐谨慎包好。

仰观星斗，已到初更，慕容刚把大哥的梅花剑插在背后，自己的长剑则倚在椅前，坐对盟兄遗体，凄然垂泪，暗想纵然今夜拼死力战，侥幸度过，但这样的伤心之事，明日怎对正在病中的盟嫂和侄儿交代？“铁胆书生”平素不但武功卓绝，并还足智多谋，就是略嫌性躁，但现在却方寸全乱，内心凄惶歉疚得把平日的灵智减却了一半有余！

那“单掌开碑”胡震武来得真叫准时，村内梆锣刚打初更，屋上已有动静。

慕容刚倏然惊觉，先不拿椅边长剑，身形微动，便到厅口，恰好帘际疾风飘然，一个豹头鹰目、五十左右的劲装老者飘然飞坠。

慕容刚抢步当门，双拳一抱，朗声问道：“来人可是今日黄昏差人投帖的四灵寨玄龟堂香主、‘单掌开碑’胡当家的？”

豹头老者足下微退，打量发话之人，见他书生打扮，两眼神光炯炯逼人，肩头微露剑柄，气度神情，分明乃内家高手！但眉宇之

间，显然重忧深锁！

遂也抱拳还礼，浓眉一挑，冷然答道：“足下何人？既识胡某来历，可知四灵寨中人物寻仇，向不许外人干预么？”

慕容刚仰天长笑，笑声凄厉，摄人心魂！笑毕向这“单掌开碑”胡震武道：“在下慕容刚，平生足迹多在关外白山黑水之间，尚不知道中原武林之中，出了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吓人寨会！江湖行侠，不分黑白两道，无不以义气当先，慕容刚与吕怀民八拜相交，情同骨肉，旁人畏惧你们四灵寨如虎如狼，慕容刚偏偏不理这套，就凭我肩头长剑，囊内飞刀，要把这场事揽在头上，胡香主，你把我怎样？”

“单掌开碑”胡震武闯荡江湖这多年来，还没有碰到过这么横的人物！但一听慕容刚报名，便知他师伯“无忧头陀”，是号称“宇内三奇”之一，就连自己四灵寨中武功最高的“玄龟羽士”宋三清，也不敢轻易招惹！曾经一再吩咐寨中弟子，凡遇与“三奇”有关之人，尽量避免结仇，即在万不得已之时，也不准过份绝情，须留几分退步！老贼武功经验均到火候，压下来时盛气，目注慕容刚，点头说道：“果然不愧人称‘铁胆书生’长白狂客’，这份胆量襟怀令人敬佩！四灵寨规戒载明，冲撞者死！胡某看在你师伯无忧上人的金面，恕你无知不罪！我多年薪胆，誓雪前仇，不见吕怀民之面，岂能甘心！你若真以为你长剑飞刀，功力绝世，等胡某把这段恩仇了断，再陪你比划！”

慕容刚肃容垂泪，凄声说道：“胡香主，你来迟一步，今生今世，此愿难偿！我盟兄片刻之前，中了‘千毒人魔’西门豹的阴谋毒计，业已撒手归天……”

胡震武闻言宛如晴天霹雳，“咳”的一声，右足顿处，方砖寸裂，鹰目一翻，面色铁青，不等讲完，便向慕容刚急急问道：“果真如此，倒叫我抱憾终身，吕庄主遗体何在？容胡某瞻仰瞻仰！”

慕容刚冷笑一声道：“胡香主难道尚疑心我所言不实，厅内椅